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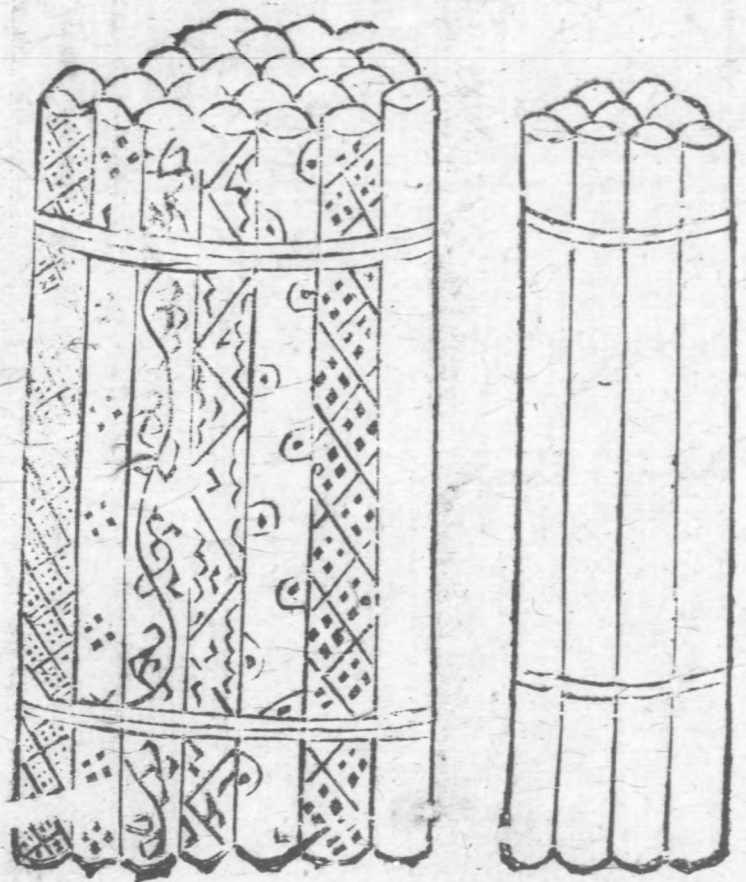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五十八

幣帛

祭祀用幣之禮

饗食燕用幣之禮

幣帛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儷皮用

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舅鄉長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

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姑鄉長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

女家亦有司也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

執是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

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

命主受幣庭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婚見主人醴以

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無幣與士相見之禮凡執幣

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

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

左皮上馬則北面奠于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

也帛今之入境斂廬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

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退復位退圭圭璋尊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

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

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享上介告于賓展夫人

介不視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有司展群幣以告群幣執親及大夫

告于上介上介於具乃東面以告賓自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于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賓用束錦償勞者賓揚奉

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

之入設也賓止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不敢食主人辭

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

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微辭於主人降一等

主人從辭謂辭具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東面再拜降出

拜亦拜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

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

氏侯氏東帛乘馬僎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僎使者所以致

尊敬也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僎之束帛乘馬鄉食

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至文也掌客

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

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

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

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至幣所以禮神

方之祀大神示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幣諸侯享幣

行人所食幣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

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

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

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內宰凡建

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溥制純制天子建行禮所六大宗伯

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

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於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飲酒有酬幣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

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謂所齋中貢獻之財也肆節之職掌立國祀之

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

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

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載焉

大祀六曰幣號幣云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

王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行人凡大國之孤執

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

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特幣也致饗簋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食連賓耳其餘王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下規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備幣致之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待賓客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

皮幣禮運列祭祀瘞禮性曰瘞禮器圭璋特琥璜爵禮器曰爵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帛皮圭諸侯適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太子生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凡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備幣也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並兩後公受宰夫束帛以備注云立國君以為食賓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備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備幣不親食則以備幣致之然則不親饗食以酬幣致之明親饗食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飲為饗者以飲食連之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主於食也禮記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饗

所用幣無止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有幣又用束帛故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也謂饗時酬實以琥璜將幣耳大夫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雖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左氏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晉韓宣子如楚楚遠啓疆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萬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晉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餼烝范子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折而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卻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簡公飲

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飲酒燕語相說也晉羊舌肸

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

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

幣用幣與大夫同幣吳伐越使來好聘獲骨焉節專車賓好幣

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

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侑胙賜祭肉侑侑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

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

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

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

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

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

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
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
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鄭康成曰玄纁之
率玄居三纁居二其
數則十端為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玄纁束是也
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
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于殯東几上
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
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大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
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舉幣是也大夫則祀而
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
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
用玉帛牲牲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
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要公注
曰鄭以
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况之祭聘
禮饗時有酬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亦皆明
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
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
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
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
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
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
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

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玉五穀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莊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饋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烝烝宴饗則有饋烝酬幣宴貨以示容舍好周語王叔簡公飲卻至酒交酬好貨皆厚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又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爲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舍好遠啓疆曰宴有好貨又晉卻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

鄭氏以爲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號公
晉侯皆至五穀馬三匹在氏不譏其物而譏其數之
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
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
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
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
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解春人凡饗食
共其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簋簠之實饗食食亦如之
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王者異耳

禮書卷第五十八終

禮書卷第五十九

燔瘞

燔瘞

守瘞

釋幣

筐篚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槪燎
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
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并氏曰埋
性也詩曰芘芘棫
樸薪之槪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
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
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
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繒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
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
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春秋之時
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河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沉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

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

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

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鄭氏曰卒而下埋之階間

則宗廟之瘞在

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

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柴在行事之

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

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

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

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

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

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于郊牛

二則帝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

晉賀循謂燔牲左畔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

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

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

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

曰積柴裡祀槩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

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

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去祭

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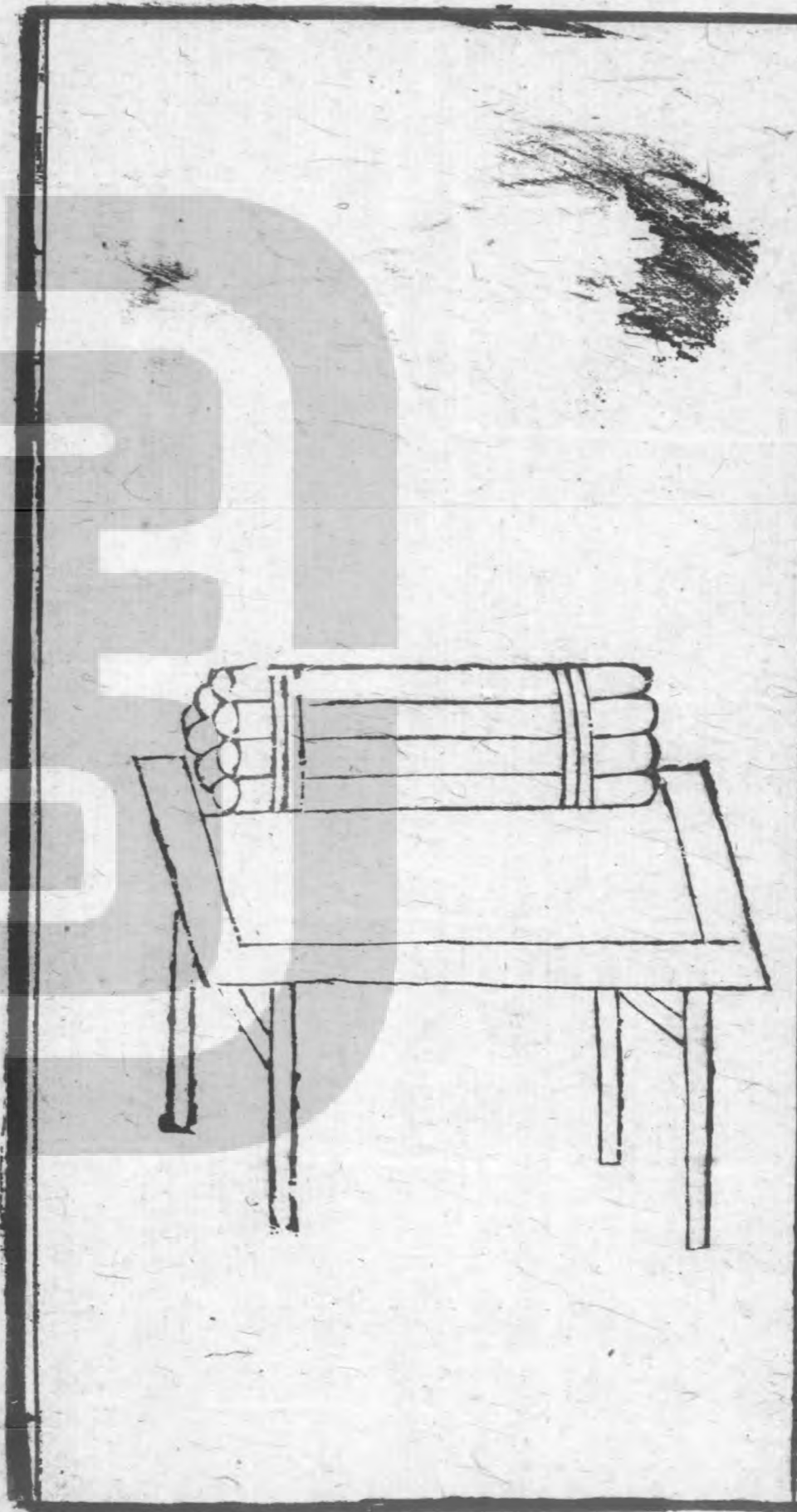
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

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侯

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司巫凡祭事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
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
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有司筵几

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玄纁之率玄居三朝貢礼云純三尺制四丈八尺主人立

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

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行者先之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房喪礼有毀

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禰幣于祔之礼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命母哭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祝擊三告

曰其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遂朝奠反朝之哭位小宰升舉幣率而下埋之階間凡口用牲幣反亦如

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

宗躡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

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覲禮侯

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

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

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

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

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

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

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

之侯氏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也

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

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

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

此以出也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

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

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

非一端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

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

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

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

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

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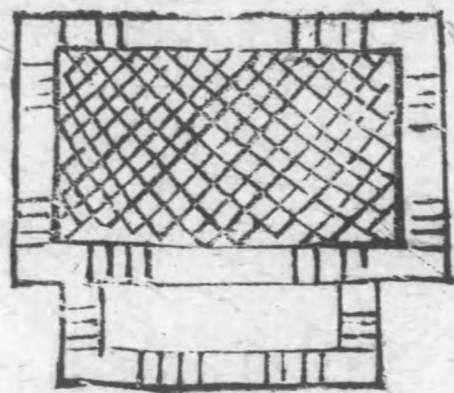
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

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

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
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家語凡此視其事

與時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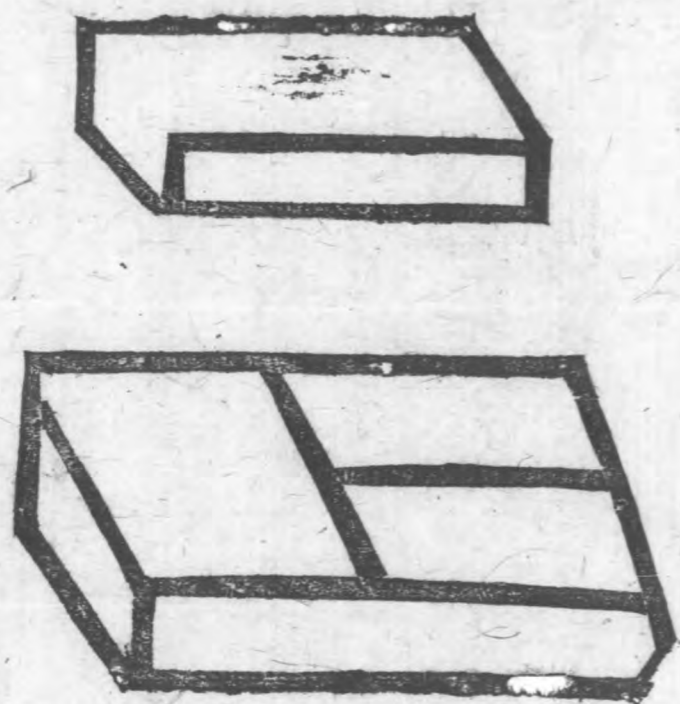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既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
筥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能以其厚意易
曰女承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筥實實于筐聘禮
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
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禮記曰蚕則績而蟹有筐又

曰具曲植籩筐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
氏曰筐畚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籩蓋筐有頃筐
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
也大筐實五斛小筐實績熬幣帛筥實而巳筐
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籩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紈縞之類皆以篚儀禮壘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解可以盛苴茅士虞前制茅長五寸束之尖于篚可以代所俎士虞極食受肺齊實于篚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饋共設篚壘此篚之實黍稷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壘篋實實于篚而篚者篋類也其用以實篋實宜矣鄭氏曰篚其篋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禮書卷第五十九終

禮書卷第六十

執儀

鬯

皮帛

羔

鴈

執儀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執儀大宗伯曰以禽作六執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鴝鵒工商執鷄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執見者亦如之司約曰治執儀之約行人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執士相見禮執冬用雉夏用牀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執禮記曰凡執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執匹童子委執而退野外軍中無執婦

人之贄楨榛脯脩棗栗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春
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
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
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
相見者三十人

禮古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
也又古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
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
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
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執具有還贄大夫
於士無還贄終辭執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
使儻還之大夫於嘗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

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嘗臣於

大夫亦奠摯

左傳言委質為臣
荀卿言錯質之臣

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

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
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
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持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
夫之所受也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
賓亦不以贄及賓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
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鬯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
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吊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
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
王其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

於是進鬯其說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鬯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皮帛



虎皮 王受孤飾贄以虎



豹皮 公之孤飾贄以豹



孤玄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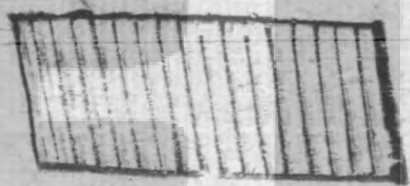
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鄭氏以為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其謂用繒誤矣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王人曰繼子男執皮帛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纁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

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亦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納禮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古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賓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羔



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士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先儒謂飾以績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支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負者位執珪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群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公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玉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

禮書卷第六十終

禮書卷第六十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進

士昏贄鴈 士雉 膳 庶人鶩 工商鷄

童子贄 野外軍中贄 婦人贄

士昏

用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鄉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素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

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脊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乘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補領必纁黼脂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彥曰昏禮无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為之說歟

雉 脂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脂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脂與夏行脂脯同意臣之於君莫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親迎稱賓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鷺

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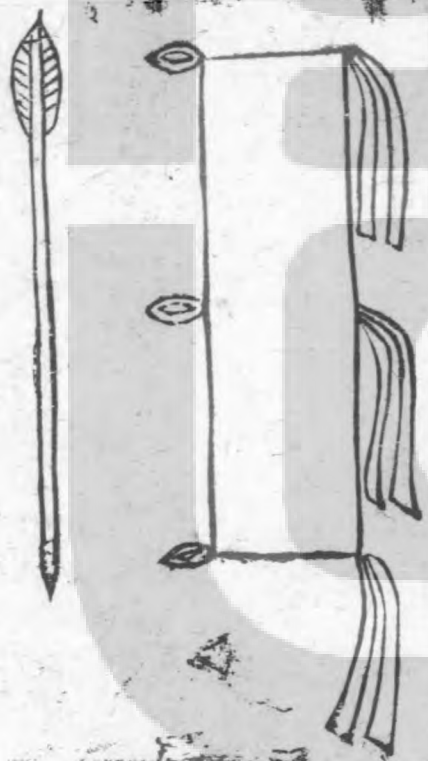
周禮庶人執鷺工商執鷄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鷺然鷺之為物有馴擾而無散遷其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鷺李巡曰鷺鴨也野

曰鳧家曰鶩然則庶人執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
 規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庶
 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商
 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謀
 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履不紉
 服不總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
 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以
 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平禮也然或賢與
 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焉其
 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



拾 矢



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以
 纓拾矢可也蓋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
 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
 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

笄



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筭服脩升拜奠于席姑坐舉以授人蓋東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士昏禮不言棋榛特性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已特籩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棋榛棗栗者盛禮也曾莊公使宗婦覲用幣左氏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棋榛棗栗以告虔也公羊曰宗婦曷用棗栗去乎服脩云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脯脩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行簋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東大夫二手授栗王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豈特為贄而已哉

六十一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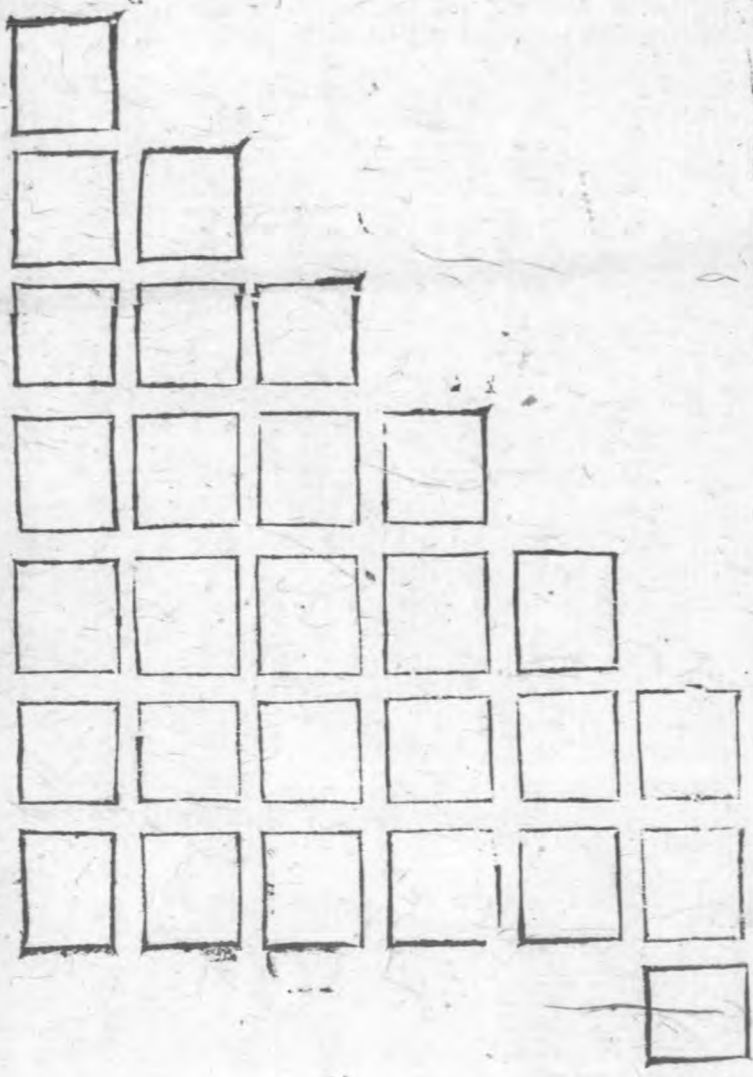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六十二

大宗 小宗
有大宗無小宗
辨嫡上
姓族氏

有小宗無大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辨嫡下

大宗

小宗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宜吊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賜賻承含皆有正焉小記曰支子不祭明其宗也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

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曾子問曰宗子去任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告死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一

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
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
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稱
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于宗室周禮
太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
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瞽瞍掌諷
誦詩世奠繫謂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
昭穆諸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之副貳儀禮喪服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
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大宗後示也曷為後大宗尊之統
也禽獸知母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

則知尊繡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
宗尊之統也大宗者牧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
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
也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好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
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
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大夫為宗子何以服齊衰
三月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
繡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
於尊者也若公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
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踈先王因族

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

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儀禮所謂不貴

賤有繫而不間文王世子曰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

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

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

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襄

三月母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

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躰則一而已小宗高

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

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

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

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

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

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

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

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

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

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

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

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

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絜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賀循言斲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頰弁之刺不間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辨嫡上

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朞而長子三年以其傳

重也孫服祖其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其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相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人無子

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弟子嫡姪弟無子立右媵姪弟子右媵姪弟無子立左媵姪弟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弟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弟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為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躰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躰嫡孫為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

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
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
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若然是無嫡
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
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
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絕正統而厚
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絕去不亦異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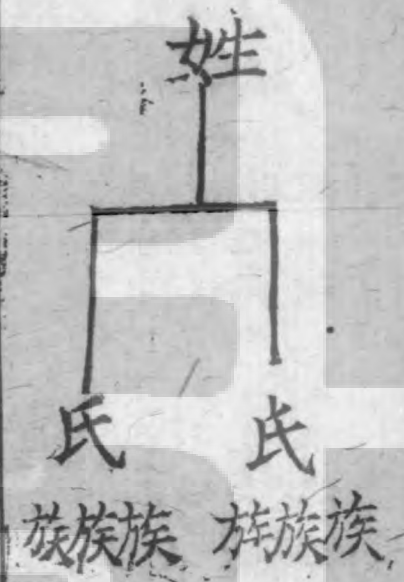
辨嫡下

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
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
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
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

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
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
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
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
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
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
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歆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
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
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
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
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

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
 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禮言予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
 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
 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
 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
 爲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別子爲祖也爲
 祖而不爲宗則其所立者非爲傳襲其先也果使之
 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姓族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
 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
 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
 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克明高姓曰謂
姒封之於夏謂
 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
 也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
 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
 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
 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
 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
 蓋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

族故八九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
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
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
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
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
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
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
命氏粲然衆矣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
世昭穆失其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
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
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氏系
錄而路勣韋述之徒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使不相亂婚
姻得之而有別親疎得之而有屬屬則姓氏之學其可

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
其動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

禮書卷第六十三

九族

三族

宗族

族燕之禮

族飫之禮

九族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睦高祖

之親皐陶謨曰惇叙九族庶民勸翼仲虺之誥曰志自滿

九族乃離詩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其詩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終遠兄弟謂他

人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頰弁諸公刺幽王也不能燕

樂同姓親睦九族其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其
詩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行葦忠厚也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耆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喪服小記曰親親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已上親父下親
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
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

三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
子掌其禁令三族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小記
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禮記仲尼燕居曰閨門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三族父子孫也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
虞使其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平有
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
之吉也雜記曰大功
之未可以冠子嫁子史記秦紀襄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誅張晏曰父
母兄弟妻
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宗族

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為大
宗收族者大宗伯以飲食之禮
親宗族兄弟服膳以親兄弟之國甸師王之同姓有臯則
死刑焉文王世子曰公族有
死罪則繫於甸人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
路門之右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
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燕朝朝
於路寢
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
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登餼獻受爵則以
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
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
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
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櫛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
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

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賙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德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

禮記卷之四十四 因睦以合族杜詩曰晉人刺其不親九族左傳曰齊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_{文七} 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叔向曰公族將甲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華歆欲代其兄公比為右師譖之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夫也必云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食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嬖弁刺幽王不親九

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姓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然於母之姓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未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正何則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已上親父下

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朞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朞適孫朞庶孫大功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朞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朞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

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其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替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替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總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替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禮耳

族燕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禮記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族無宮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大傳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常棣燕兄弟也詩曰儋爾邊豆飲酒之既儋陳飲

合如鼓瑟琴

王与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

正義曰飲私釋

言文藝炎曰飲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飲又曰立成礼丞而已既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礼云皆脫履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脫履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履明飲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飲知飲礼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飲礼將以講事成礼建大德昭大物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礼也周語曰王公立飲則有房丞親戚燕饗則有殺丞文曰既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飲燕礼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飲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礼則既大於燕天子燕宗族之礼士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燕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礼云此假宗子与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礼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

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燕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餽去之燕羞主為尸非
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莫然後燕羞者何也已而與
族人飲也此徹燕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而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燕羞宗子與
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燕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知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
及族婦皆助故經不宗婦執兩邊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
子之祭及祭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宗婦之燕可知也

諸侯也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則止正義七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
燕燕私者何而為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揚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
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南
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

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

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

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

於路寢

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饋烝所

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

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

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履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

盡愛爵樂無筭以盡驩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

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

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

於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

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

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

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

王皮弁以日視朝詩刺不能宴
同姓而曰有頌者弁則皮弁也

同姓之臣燕已醉則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
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

楚茨詩曰諸宰君
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子諸侯而已

族飫之禮

周語定王謂晉隨會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

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飫親戚燕饗則有饋烝饋烝升解折之祖也謂之折俎今

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

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

講事或章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故立成禮烝

而已立成不也烝升也升其借物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

時宴不淫敬王十年萇弘欲城周衛彪後見單穆公曰

萇弘其不没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飲燕所歌也支

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詩此作以為飫歌

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

昭明大節而已典與焉其詩祭少章典也是以為之日惕

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

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

難乎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昨不受徹

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昭謂立曰飫坐曰宴宗具則一

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

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

謀不過宗人

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有燕以申好及其

有六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屣升堂坐而不立

其牲體折節而殺胥所以致愛飫不脫屣升堂立而

不坐其牲體半解而房胥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

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故立成禮烝

而已又曰歲飫不倦然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為之也

國語言歲飫時燕蓋明其疏數之異而已衛彪後曰
武王克商作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
永監焉以其戒慎尤在於厭飫之時也公父文伯之
母祭悼子康子與焉繹不盡飫而退則飫非若燕禮
之多儀也

禮書卷第六十三終

禮書卷第六十四

冠

筮日筮賓之儀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孤子冠

庶子冠

醴醮冠儀

醴賓冠儀

冠

周禮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黨正凡其黨之昏
冠教其禮事禮記曲禮曰男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
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
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
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

於祔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斝其名也委貌周道也音甫勢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哱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不拂髮總用二十冠如學禮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持始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何以取婦已

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弁此皆謂用可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

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也必借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一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也

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

所以斝冠事斝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

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

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

田曰婉兮孌兮總用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加冠為成人也

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句之外也

前期三日筮賓如來日之儀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醴

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醴賓以一

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晉語六

趙文子冠

冠謂以士禮始冠

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遠事莊

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見卻駟伯駟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未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成王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左氏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越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

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身之禮行之

身祭先君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成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賈公彥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之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商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皆為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

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案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三加可知孔穎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弥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

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巳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沒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畜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

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
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
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
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
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緜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
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十七孝昭即位十年加元服
歲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後漢志曰正月甲子若丙子為
吉日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
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畜於時惠
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冠辭曰陛下擯顯先
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專大
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
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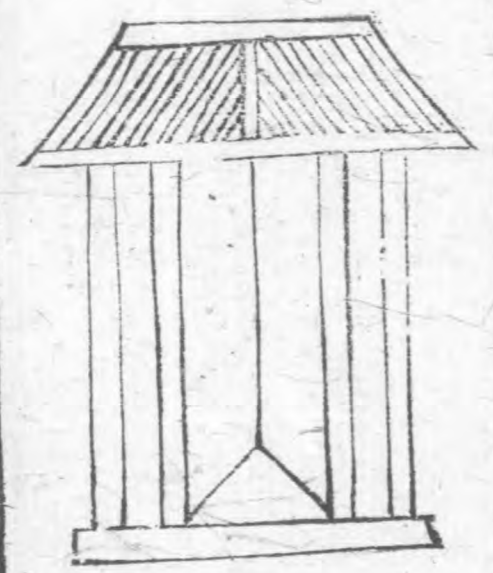
靡不蒙德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
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
主御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
人為太子舍人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
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贍兼
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給之

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
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
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
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為
臣而忠為少而順然後可以為人然後可
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
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

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
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
而不為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
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
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
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
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加緇布冠緇
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
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衮冕矣郊
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緇纓諸侯之
冠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
去幼志心衮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衮

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
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
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
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裸享之禮無金石之樂
而季武子曰君冠必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
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與國君自冠有享
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
地而祭於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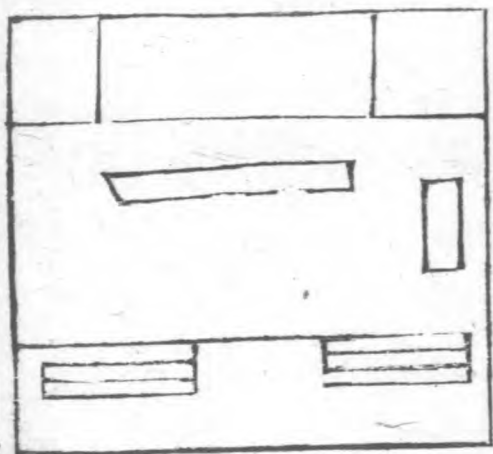
士冠筮之日儀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闌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之禰鄉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禰處之是也少牢筮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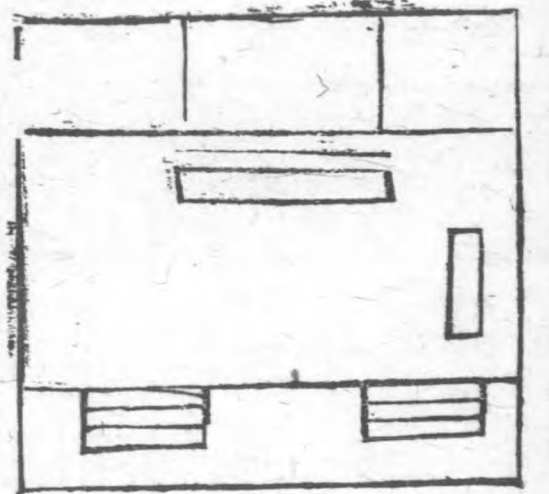
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甸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近日者以士筮甸內大夫以上筮甸外也特牲筮祭同服玄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冠日服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禰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其說誤也

陳服設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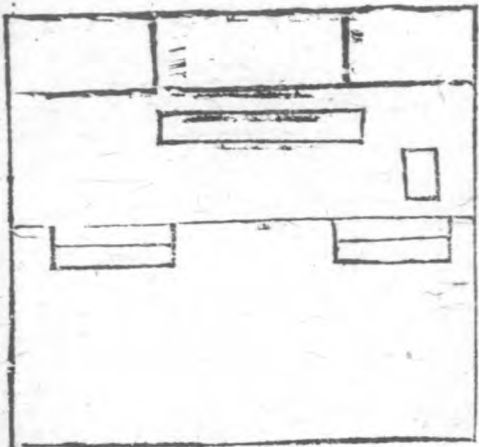
儀之冠加及

服陳于房東領上北贊者立于房西面上南醴設于房尊籩邊豆上南冠弁執于西坵南上東主人立于東序面西賓立于西序面東冠者未冠既冠面南即席加冠面西醴之西南其降而見毋面北其始也賓揖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擲設纚賓降與升正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房服其服又揖之即筵坐擲纚祝加如初蓋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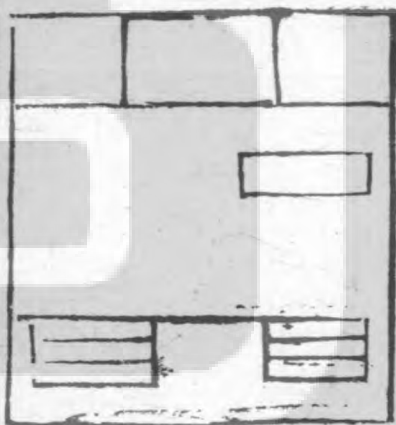
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弥下也始祝弁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礼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者唯其所當賈公彦曰那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九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曰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彥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為盛也

庶子冠



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醴焉鄭氏曰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醴於客位成而不尊也觀此則孤子之冠雖不言醴位其醴於客位可知

醴醮儀

士冠禮側尊一無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解角柶脯醢商上徹皮弁冠擲筵入于戶西南面替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酬醴以柶祭醴三與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與賓答拜冠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墜北面見于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無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

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荅拜
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與筵末坐啐
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
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
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皆如初若不醮謂
國有舊俗
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亦當為醮正義曰自
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上至取邊脯以降如初說夏商冠子之法云若不
醮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陳三加說一醮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醮則醮
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斷解無酬酢曰醮案曲禮云長者卒未醮却注云盡爵曰
醮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者若然醮亦無酬酢不為醮名者但醮大古之物自然質無酬
酢此醮用酒本有酬
酢故無酬酢得名也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商
之禮士昏禮贊

醴婦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則使醮之醴側尊
一甌無禁無玄酒設于房中而醴冠者於三加之後每
加必祝故醴辭祝辭三其薦則脯醢而已醮尊兩甌有
禁玄酒設于房戶之西而醮冠者於每加之後而每加

不祝故醮辭三無祝辭其薦則始醮脯醢再醮攝酒其
他如初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若殺特豚載合升始醮
如初再醮兩豆葵菹醢醢兩邊栗脯三醮加俎啜之如初
齊肺而醴用解醮用爵醴尊之篚亦在房醮之篚則在
庭醴則贊者酌授賓賓不親酌故無升降醮則賓親酌
酒洗爵故有升降蓋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
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
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
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
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
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耳記曰醮於
客位此適子之醮也鄭氏遂以醴為周法醮為夏商法此
不可特性少牢牲皆用右胖鄉飲鄉射主人牲用右

体少儀大牢少牢則以左肩爲歸胙右肩以祭特牲士
虞喪祭反吉用左則周之吉禮皆用右也鄭氏釋特豚
合升之文謂凡牲皆用左胙不知何據云然

醴賓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此帛
贊冠者爲介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
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
也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醴賓則三獻之禮故家語
曰以鄉爲賓其禮則如士以三獻之禮也

